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UHK

# 中国哲学与文化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第五辑

NO. 5

“六经注我” 还是 “我注六经”

Textual Interpretation: Self Expression versus Historical Approach

刘笑敢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UHK

# 中国哲学与文化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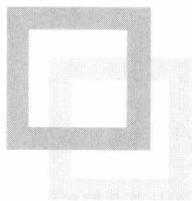
第五辑

NO.5

“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

Textual Interpretation: Self Expression versus Historical Approach

刘笑敢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五辑)/刘笑敢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 - 7 - 5633 - 8334 - 4

I. 中… II. 刘… III. 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3925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刘 鑫

责任质检:竺金琳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11.5 字数:35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学术顾问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列)

刘述先(Liu Shu-hsien) 汤一介(Tang Yijie) 余英时(Yu Ying-shih)  
劳思光(Lao Sze-kwang) 杜维明(Tu Wei-ming) Donald J. Munro(孟旦)

**主编 Editor**

刘笑敢(Liu Xiaogan)

**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s**

郑宗义(Cheng Chung-yi) Chris Fraser(方克涛)

**编辑委员会 Members of Editorial Committee**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列)

王德有(Wang Deyou) Rudolf G.Wagner(瓦格纳) 冯耀明(Fung Yiu-ming)  
Philip J.Ivanhoe(艾文贺) Stephen C.Angle(安靖如) 庄锦章(Chong Kim-chong)  
朱鸿林(Chu Hung-lam) 李明辉(Lee Ming-huei) 李晨阳(Li Chenyang)  
杨儒宾(Yang Rur-bin) 陈来(Chen Lai) 陈少明(Chen Shaoming)  
林镇国(Lin Chen-kuo) 信广来(Shun Kwong-loi) 黄慧英(Wong Wai-ying)  
颜世安(Yan Shi'an)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曾诵诗(Esther Tsang)

**编辑助理 Assistant Editor**

陈孝龙(Leo Chan)

**编务 Editorial Assistant**

李宁君(Jessica Li)

**通讯编辑 Corresponding Editors**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列)

张丰乾(Zhang Fengqian) 陶乃韩(Tao Naihan) 梁涛(Liang Tao)

**主办**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冯景禧楼 G01 室

Room G1, Fung King Hey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电话 Tel: 852 - 2609 - 8524

传真 Fax: 852 - 2603 - 7854

电邮 E-mail: rccpc@cuhk.edu.hk

网址 Website: <http://phil.arts.cuhk.edu.hk/rccpc>

# — 目录 —

## 特稿

- 唐君毅先生像铭 余英时 1  
从“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到谱系学方法的应用 陈鼓应 3

## 专论

- “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再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种定向 刘笑敢 29  
从老学史看“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 尹志华 61  
承袭与创造：《淮南子》解老析论 陈丽桂 75  
身体政治，道教诠释《道德经》的主线之一：以陈景元《老子注》为例 李刚 93  
说经注我：从无名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看道教讲经 劳悦强 123  
首尾接续，血脉通贯：朱子对《中庸》第二十章缜密结构的分析 陈荣开 151  
Inscribing Orthodoxy: Polemic and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in Zhu  
Xi's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雕写道德正统：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辩难与哲学建构) Kai-wing Chow (周启荣) 185  
Action and Agenc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先秦思想中的行动与行动性观念) Chris Fraser (方克涛) 217  
胡适与近代形态禅学史研究的诞生 龚隽 241

## 学思录

-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林同奇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魏长宝执笔) 271

## 新叶林

- 恒久与变动：论老子之道的特性及其诠释 林光华 299  
王弼《老子注》对“道”的诠释 蒋丽梅 317

## 回音谷

- 王弼注老:文本原意的追寻与新诠——关于文本原意的悖论之思  
桑大鹏 333
- 对安靖如教授《人权与和谐》一文的回应  
梁宝珊 341
- “你是人”能够作为最后答案吗?——回应黄勇教授《二程论“为什么要有道德”》  
吴启超 343
- 关于“两种定向”的讨论  
陈少明 347

## 编后语

- 国学热之喜与忧  
刘笑敢 348

## 友刊目录

-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352
- 《希腊与东方思想史研究》 355
- 《中国哲学史》 356

## 稿约

- 《中国哲学与文化》稿约 358

## 唐君毅先生像铭

编者按：唐君毅先生是新亚书院创办人之一，也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创系主任。今年恰逢唐君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成立六十周年。为此，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校友会发动新亚及中大校友捐款为唐君毅先生铸塑铜像，永志怀念。此议一出，回响热烈，短期内即筹足经费，并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批准将铜像矗立于新亚校园，与孔子铜像遥相呼应。校友会又请得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校友、前新亚书院院长和前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余英时先生撰写碑文，碑文史、情、文并茂。今征得余先生首肯，本刊有幸率先发表，以广流传，共缅先贤。

唐君毅先生（1909—1978），四川宜宾人，幼承庭训，以儒典启蒙；及长游学南北，受教于欧阳渐、熊十力诸大师，遂能通儒释之邮。先生精思明辨，出于禀赋，初治西哲之言即若针芥之投。所造既深，则于德意志辩证思维冥契尤多。平生以重振中国人文精神为己任，故治旧学新知于一炉，逐层为系统之建构，堂庑开阔，阶次森然；道德自我之建立，其始基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其全幅呈现也；心灵九境，其终极归宿也。先生之学与年俱进，此其明征也。

一九四九年先生参与新亚书院之始建而首创哲学系，迄一九七四年自中文大学讲座引退，先后主持香港哲学坛坫二十有五年。济济多士出于门下者，极一时之盛。风雨如晦，花果飘零，神州哲理犹能续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

先生讲学不忘理乱，亲历世变，怒焉忧之，于是发愤返本开新，持孔子之教为天下倡，此海外新儒家之所由兴也。新儒家之宗旨与规模定于先生所撰文化宣言，数十年来流布海内外，駸駸乎与世运共升降，不亦卓乎！

明道救世，上承前哲；肫肫其仁，垂范后昆。仰瞻遗像，永志勿忘。

公元二零零八年岁次戊子门人余英时敬撰



# 从“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到谱系学方法的应用

陈鼓应\*

**内容提要:**自王弼开始,历代哲学家们常用“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借解说古代经典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得意忘言”的方法,常忽略文本原意而失之主观。为此,个人提出谱系学方法,即文献与哲学并重地探讨学术源流的发展、哲学问题的由来、理论系统的建构及哲学概念命题的形成,以解析各学派间思想观念的脉络关系。本文运用谱系学的方法,尝试厘清中国哲学史上三个较具争议的议题:(1)文化的孔子与哲学的老子议题,(2)《易传》学派的归属问题,(3)周敦颐《太极图说》与道家学谱源流关系问题。

**关键词:**得意忘言,谱系学,老子,《易传》,周敦颐

## 前 言

先秦属中国文化哲学之开创期,诸子抒发己见,偶尔征引文献,仅仅意在见信于人并广开思路(如《庄子·天下》云:“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汉魏、宋明之后,属传承时代<sup>①</sup>,各家多借“我注六经”的诠释方式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

中国历代哲学家多采经典诠释方式,申论己说。自王弼开始“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者并用,借解说古代经典而建立自己的玄学体系。

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大规模地诠释经典的活动,始于战国中后期《易传》各篇作者之诠释《易经》。而《易传》作者群皆不自觉地使用“得意

---

\*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电邮:huilin0120@gmail.com)

<sup>①</sup> 徐复观先生言及诸子曾出现“六经注我”方式,引经典以助己说。其言曰:“先秦诸子引用文献上的材料时,全是为了自己的思想作证。若用陆象山的话说,这是‘六经注我’。因此,他们对文献的原意,常常是作一种转移或引申的应用,若站在严格的注释家的立场来看,可以说多是不合格的注释。再说一句,在以传承为主要的时代,仅由传承而来的思想,多是不生产的思想。严格地说,这并无精神性可言。在以开创为主要的时代,传承也成为思想的生产性的一种动力,这才真正是人类精神的呈现。”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中:东海大学,1963),第14章《精神文化在开创时期的诸特性》,页459。

忘言”的诠释方法来牵经,以申己说。

《易传》作者群之牵经以申己说,兹举“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为例,古经本义为大亨通,占问有利。经中之“贞”皆训为“占”,大量甲骨文出土可以为证,而《易传》则诠释为“正”。《易传》各传中“彖”传最早(当在孟、庄之后),彖传取老子“道生万物”说(见《老子》第42和51章),而以乾元生物诠释卦辞“元”,并以自然界“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描述卦辞“亨”,末了由自然界的繁茂说到人间的昌盛(“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释卦辞“利贞”。这段好似老庄思维模式的“道生万物”的生动景象,把古经的占辞的本义做出了“创造性的转化”。《文言》继“彖传”之后,对乾卦卦辞又作了“四德”的不同诠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各传对古经的诠释,虽然没有提出一套诠释理论,如果我们从王弼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来察看,它们确符合于“得意忘言”的诠释旨义,差别在于王弼是自觉性地使用“得意忘言”的方法对各经典进行系统性的诠释<sup>②</sup>,而《易传》作者群则是不自觉地进行“得意忘言”的诠释活动。

## 一、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

### (一) 王弼的经典诠释首创“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

#### 1. 庄子到王弼言意论的发展脉络:境界层次转化为诠释方法

王弼(226—249)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者,他以三玄作为体系建构的素材,从而开启了极富思辨性的玄学思潮。他的著作有《老子注》、《老

---

<sup>②</sup> 汤用彤于《魏晋玄学论稿》谓王弼言意之辩,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其论点曰:“……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依言意之辩,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理论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忘言得意之义,亦用以会通儒道二家之学。汉武以来,儒家独尊,虽学风亦随时变,然基本教育固以正经为中心,其理想人格亦依儒学而特推周、孔。三国、晋初,教育在于家庭,而家庭之礼教未堕。故名士原均研儒经,仍以孔子为圣人。……辅嗣……虽阳尊儒道,而阴已会道夺儒家之席矣。玄学人注经,以为解释,大率类此,不必详举。虽然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忘言得意之义是矣。”参见《汤用彤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4卷,页22—23。

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已佚)。《老子注》和《周易注》是随文注解,《老子指略》、《周易略例》是他对《老子》和《周易》思想的通论。表面看来,王弼在解读《易》、《老》,事实上他是借经典诠释进行玄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老、庄及《易传》为主体的思辨哲学,属于先秦哲学的开创期,两汉哲学则依循着先秦道家的宇宙生成论而在宇宙构成说方面有着更具系统性的建树,魏晋之后,王弼开创了宇宙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时期。王弼玄学体系中有无体用的学说,成为宋明以后各学派探讨的一条主线。这里我们只讨论有关王弼的言意问题,即如何由庄子境界层次的意涵转化而为经典诠释的方法。

关于言意问题,老子时期只是隐含性地提到,还没有被显题化。这个议题到了《庄子》才被显题化,许多篇章皆多所论及(如《天道》、《秋水》等),尤其《外物》篇提出“得意而忘言”之旨,成为历代由哲学到文学、美学各领域所阐发的一个核心的哲学命题。而“象”的概念,已成为《易》、《老》、《庄》三玄四典的重要范畴。而在《易传·系辞》当中,作者在说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sup>③</sup>时,又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将“象”和“言”、“意”做了关联。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综合了《庄子》和《系辞》有关“言”、“意”、“象”的观点,提出了“寻言观象”、“寻象观意”、“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四个重要的命题。王弼谓“言者所以明象”、“象者所以存意”<sup>④</sup>,他以层递的方式指出语言在于说明象(如说明卦象的“象”辞、爻象的爻辞),象是存意的,若不透过言与象,则“意”终是无法获得。存言立象的目的在于得意,反之言与象亦为获得“意”必要的媒介。

王弼的言言论,正是庄子同一思想脉络之发展,而王弼更将庄子作为境界意涵的“得意忘言”之旨,转化而为对古典的诠释态度与方法。

“得意忘言”之旨,自庄子到王弼由境界层次转化为哲学方法,主要因着魏晋玄学思潮的激发。玄学要在探讨超言绝象的宇宙本体,遂导致

<sup>③</sup> 这个观点来自于《庄子·天道》篇末。

<sup>④</sup>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609。下文引用王弼《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原文皆出自《王弼集校释》,为节省篇幅,下文仅注篇章或页码。

“得意忘言”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此一方法被用以诠释经典,并借之而建立玄学体系;用以会通儒道,并借之而提升理想的人生境界。

王弼首创“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以会通三玄,融道、易于一体。下文先举证说明王弼注《老》较切合文本本义之范例,再举例说明王弼如何借诠释经典以建立其玄学体系。

## 2. 王弼注《老》——“我注六经”之范例

孔子所关心的问题,主要属于社会文化层面,从《论语》里面可以看出,他的话题经常使用常识性的语言进行讨论。而老子所探讨的问题,已经由政治文化进入到哲学的领域,所以《老子》书中经常出现专业术语。如果我们用常识语言来解读专业术语,就容易望文生义而乖离原意。王弼注《老》,则颇能阐发老学文本的意蕴。兹举王弼诠释老学核心概念“自然”、“无为”为例证:

第一,通行本《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一段特殊用语,导致不少望文生义者的误解。王弼注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页13)此处王弼以“自然”、“无为”之义作解,十分恰切。

第二,《老子》第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四大”,既指道、天、地、人,却又说“道法自然”,若“自然”属名词,则成“五”大,如何圆其说,关键在于“道法自然”一语。学者多从河上公注:“道性自然,无所法也。”<sup>⑤</sup>而王弼则注说:“法,谓法则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说。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页65)王弼的解说在于:道以自然作为它自己的法则,道以自然为法则,所以不违背它的本性。王弼提示道以自然为性,从而强调各物的殊异性、自为性,因而反对枘圆凿方。

第三,王弼以自然即道。“自然者,无称之言”,这观点多所表述,如十七章注谓:“自然,其端倪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页41)这就等同于对“道”的界说,如《论语释疑》中,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页624)王弼认为道以“自然”为法则,因而在“道法自然”的解说中,强调道的自然性——亦即强调道的自为性、

<sup>⑤</sup>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03。

自发性<sup>⑥</sup>。

第四,王弼在“道法自然”的特殊意境中,将“自然”等同于“道”,而道以自然为法则,亦即突显了道的自性。此外,王弼还在十二章注中,以顺性与“自然”相联系<sup>⑦</sup>;在注二十章及“损”卦中,更以《庄子·骈拇》凫短鹤长之喻,阐发质分之自然<sup>⑧</sup>。王弼注《易》、《老》突显各物的自性,他一再强调“因物之性”<sup>⑨</sup>。因物之自性,即尊重各物的殊异性,亦甚合老子原意,而“自然之质,各定其分”之说,则对郭象有直接的影响。

第五,老子另一个特殊概念“无为”,王弼亦以“自然”释之<sup>⑩</sup>。而王弼注《老》的言论中,对自然意蕴的阐扬,最为精辟的莫过对十八章的解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王弼注曰:“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也。”(页43)此处引《庄》释《老》,使老子“相濡之德”达于庄子的忘境,则孝慈忠信之德,为老子的“人文自然”提升到庄子的“境界自然”。

第六,除了阐发“自然”之哲学精神,王弼也颇能掌握老学真、朴、根、本之旨意。如三章“常使民无知无欲”,王注:“守其真也。”(页8)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王注:“‘明’,谓多[智]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其自然也。”(页168)又如二十二章“少则得,多则惑”,王注:“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少则得其本。”(页56)

第七,《易经》、《老子》未得一见“通”字<sup>⑪</sup>,《庄子》始言“道通为

---

⑥ 请参看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人法道的自然性,实即发挥人的内在本有的自发性、自由性。……道也者,自由国度变,人法其自性,则人人处于自由自在的精神乐园。”收于《道家文化研究》第22辑(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106。

⑦ 其文曰:“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页28)。

⑧ 二十章注:“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页47)《损》卦彖辞也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页421)

⑨ 如三十六章注:“因物之性,……而物各得其所。”(页89)又如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而物性自得。”(页77)

⑩ 如二章“处无为之事”,王注:“自然已足。”(页6)三十七章“道常无为”,王注:“顺其自然也。”(页91)

⑪ 《老子》通行本十五章“微妙玄通”,郭店简本及帛书甲、乙本“玄通”均作“玄达”,可证祖本“达”,而后人改为“通”。《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一”(《齐物论》)、“同于大通”(《大宗师》),使个体生命在宇宙大化中相互会通。《易传·系辞》承继庄学同通之义,于现实生活中发挥变通精神,曰:“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王弼深得庄学同通之旨以注《老》,如四十章“弱者道之用”,王注:“柔弱同通,不可穷极。”(页110)又如十四章老子描绘道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王注曰:“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页31)对于老子形上之道的玄味,王弼深得其奥义,以“通”意会之,更能使老学精神由深幽而广达。

### 3. 王弼玄学建构——“六经注我”之创举

道、德,有、无,动、静,一、多,是老子及道家学派的基本范畴。王弼在“以无为本”及“举本统末”的理论架构下,运用其“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进行了全面性的、系统性的转化。

王弼悄然地以“无”代称“道”与“自然”,并混同了老子形上之道的有、无和现象界之有、无的差别,一概将老子的“无”提升为形上之道,将“有”下降为“万有”,使“无”、“有”关系成为本体界和现象界的关系。

有关动静的问题,老子固然认为“归根曰静”,但他同时宣称道体是恒动的(“反者道之动”),老子强调道体恒动这一点,常被老学研究者所忽略,王弼正是如此。比如,他在解释“复”卦的时候,便强调“静”的绝对性,宣称动静并非相对的,而断言本体的“无”是寂静不动的(“寂然至无是其本矣”[页168])。

老子的一多问题,以四十章和四十二章为例,谈论的是道和万物关系的生成问题。而王弼在注《老》时,则以一为多(万物)的存在根据,这样就把老子的生成论问题转化为本体论的解读。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其中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页591)。此处王弼统宗会元之理,可以视为程朱“‘理一’分殊”的先声。

纵观王弼的“我注六经”,阐发老子的玄思之余,也带进了庄子的境界和黄老的治世理念,而玄思、境界及治世理念,这三层意蕴在他进行“六经注我”时,也贯通到他的玄学建构的系统中。这里我们只以“无”、“有”关系为例,来论证王弼是如何地经由诠释老学而移向他的玄学体系的建构。

第一,老子以“无”、“有”指称形上道体——以其无形、无限性而简

称为“无”；以其实存而称为“有”，“有”、“无”同出于道而不同名称（“同出而异名”，帛本：“两者同出，异名同谓。”<sup>⑫</sup>）。王弼十分清楚第一章和四十章之作为道体的“无”、“有”，正如他在十四章注中说：“欲言‘无’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见其形。”

第二，王弼非常了解老子因道之“不见其形”故以“无”称之；又因“物由以生”，复以“有”称之。但他注解《老子》时从第一章开始就将作为道体的“有”下降为“万有”，王弼注说：“凡有皆始于无。”（页1）他将“无”指称未形无名之道，而悄悄地把“有”下降为有形有名之万物。

王弼注四十章更为重要。他在注解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页110）这句是说，天下万物，都是由有形之物所生，有形之物的出现，就要以无形的道为本根。如果要保全万有，一定要返回本根的“无”。王弼这章的注解强调了现象界的万有是要以无形的本体为本根，因此他提出了“以无为本”的重要命题。

第三，王弼解释有无关系时，将有无关系转化成本体与现象关系。同时，又在体用关系中提出了体用不离的观念。《老子指略》说：“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页195）这里隐喻本体（“大象”、“大音”）是要凭借现象（四象、五音）得以彰显。王弼解释《系辞·大衍之数》章说：“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页548）他认为无形的本体，还是必须要凭借有形之物来彰显。

王弼借注《老》来强调“以无为本”（四十章注）、“以无为体”（三十八章注），同时也一再强调“以无为用”（如一章、三十八章注）。王弼如此强调体用的议题，将老子隐含性地谈道的体、用（如《老子》四十章、四十五章、十一章等）问题发展成显题化的议题。

第四，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出现宇宙生成论的文献，见于《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万物说”。有关本源论和生成论的议题在《老子》书中都得以显题化，而万物存在依据的问题则似乎未被显题化，王弼注《老》乃将本体论（本根论）的议题，给予显题化。如《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注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以一为主。”（页117）王弼借

<sup>⑫</sup>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27。

“以无为本”的有无关系彰显其一多关系(“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以一为主”亦同于“以无为本”,这样,王弼悄然地将老子的生成论问题转向了本体论。

第五,王弼玄学最基本的两个命题:“以无为本”和“崇本息末”<sup>⑬</sup>。此中所蕴含的有无本末的论题,成为了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随着自然与名教这一文化议题也被纳入玄学体系中,而成为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的一个议题。

玄学被称为魏晋新道家,它担负了以道为主体而融合各家学说的时代新课题<sup>⑭</sup>。王弼的“崇本息末”与“举本统末”,所崇的本便是道,所举的末主要便是儒。当代学者常说儒道互补,这话用在魏晋玄学便是以儒补道——哲学的道家与文化的儒家之互补,也就是以道家的形而上及其以精神境界为主体的玄学,吸纳以伦理为主体的儒家文化。

## (二) 王弼和郭象“六经注我”之诠释适度与诠释过度的对比

王弼在使用“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建立起“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时,许多读者几乎并未察觉他悄然地将老子作为道体的“有”,移转为万有,从而将无有关系转化成为本体与现象关系以及体用关系。而老子哲学中原本就对形上之道境与形下之现实界有着层次之分,在形而上中屡言道体之“无”,在现象界中又倡言“有无相生”,而道物之体用性亦在老子思想中隐含性地提及;王弼之诠释老子,将体用本末关系由老子之未显题化而给予显题化,两相对应,不至于有突兀之感。

相形之下,郭象虽然在“独化于玄冥”的主题上深化了庄子的意涵,且深得王弼“得意忘言”之旨,使用了“寄言出意”的诠释方法,但郭象注

---

<sup>⑬</sup> 现存的王弼文献中“崇本息末”出现6次,“举本统末”出现1次(《论语释疑》)。“息末”中的“息”有止息与生息两个全然对反的意义,在王弼的行文中是运用“歧义”,随着语境不同两种意义都包含在内,此处的论述乃“崇本息末”与“举本统末”意涵一致。

<sup>⑭</sup> 《老子指略》一段文字充分显示了王弼将老子与诸子的关系列为本末关系,其文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嗇,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想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夫途虽殊,必同其归;虑虽百,必均其致。”见页196。

《庄》在重要议题上却出现过度诠释,甚而“粗暴诠释”。且举两个显著的例子为证,一是对于《逍遥游》“小大之辨”的过度诠释,二是对于《秋水》“天人之分”的粗糙诠释:

庄子《逍遥游》之鲲鹏展翅意在突显“小大之辨”,但郭象注《庄》却说“小大虽殊,逍遥一也”<sup>⑮</sup>,如此则将庄子小大之别一举泯灭。而溟海巨鲲的深蓄厚养、积厚之功和大鹏的远举之志及其层层提升的精神境界,全数一举扫落。郭象的小大均平的思想<sup>⑯</sup>,不仅将庄子高远的心境予以矮小化,而且将功夫与境界拾阶而上的历程也消解殆尽。

《秋水》篇河伯与海若的对话讨论天人之分时,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里庄子指出人类往往以自我中心去刻、烙、羈、绊牛马,做出危害他物的举动,所以此处乃呼吁人类应打破自我中心。但郭象却粗暴地将马首之被羈、牛鼻之被穿说成是“天命”如此<sup>⑰</sup>。人类不仅经常伤害他物,而且还同类相残,尼采说:“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早于尼采二千年前的庄子对人类自我中心之弊害已提出沉痛的反省!郭象不仅丝毫不体恤庄子的心意,竟说牛马之命乃受人服、乘、穿、落,这不仅粗暴地扭曲庄子的原意,亦为后代“六经注我”的不良学风首开恶例。此一恶例,可为当代好些“指鹿为马”式的经典诠释者借鉴!

历代哲学家在解释经典时,几乎都使用“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有感于郭象解《庄》,以及当代学界经典诠释时“得意忘言”的随意性过度膨胀,本人乃提出谱系学方法的应用。例如,我个人对于《易传》学派属性的探讨,以及对目前正进行的宋代哲学之理论建构及其观念丛的探讨,都运用文献与哲学解释并进的谱系学方法。

## 二、谱系学方法的应用

谱系学方法的应用,在于文献与哲学并重,探讨学术源流的发展、哲

<sup>⑮</sup> 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9。

<sup>⑯</sup> 如郭象注《逍遥游》“鲷与学鸠”一段曰:“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见《庄子集释》,页10。

<sup>⑰</sup> 郭注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见《庄子集释》,页590。